



世貞集卷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金聖嘆批評 傅曉航校點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甘肅人民出版社

封面書題 張庚

責任編輯 王曼生

封面設計 吳禎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金聖嘆批評 傅曉航校點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蘭州第一新村五一號)

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 天水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八五〇乘一一六八毫米三二分之一

張一七·三七五插頁四 字數二二萬

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〇〇〇〇—一二〇九〇〇

書號：一〇〇九六·三四七 國內定價：三·四〇元

序

在明末清初的文苑里，同時出現了兩位理論巨擘，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文藝批評家金聖嘆和戲劇理論家李漁。這兩個人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布衣士子，一生沒有做過官，在那個動蕩戰亂的年代裏，都把全副精力奉獻給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了，又都在各自的工作領域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他們的個性和生活道路又是截然不同。李漁對地主、官僚階層聯系和依靠較多，而金聖嘆則傲岸不羈，以評書衡文維持他清苦的生活。他一生坎坷，最後還是因為觸忤了權貴而慘遭殺害。他們的品格自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他們都為我們留下了一宗可觀的文藝理論遺產，從這一點上看，他們都是有功績的，值得我們尊重。

金聖嘆一生評了不少書，而完整流傳下來又很有一些影響的，是他的《第五才子書》和《第六才子書》，也就是人們習慣稱呼的「金批水滸」和「金批西廂」。這兩部書

在清代幾乎遍布千山陬海隅，已成為家喻戶曉的通俗讀物。封建衛道士却大喊大叫地說它們是「誨淫誨盜」的「邪書」。官府也常常把它們列為禁書加以毀禁。但是這兩部作品依然在人民羣衆中間流傳。這裏面是有道理的。清代有一個人分析了這個問題，他的話頗有一點見識，他說：「邇來士子攻舉子業，研心經史，精枯神蔽，最是困人。人一困意趣便不森發，文焉得工！」這些話出自一本叫做《吳吳山三婦合評西廂記》的書上。所謂的「三婦合評」，自然是一種假托，但是這番話還是說得恰中時弊的。他對金聖嘆的批評又是怎樣評價的呢，他說西廂記的好處在於「文機趣活」，而金聖嘆的批評恰好能指出西廂記的「文機趣活」的「機鋒」，「熟讀之何患不能發人慧性耶！」這話也說出了金批西廂能够廣泛流傳的一部分原因。

我想金批西廂的價值，歷史地看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盡管金聖嘆的思想不能超越其本階級的倫理觀念的束縛，但他肯定崔、張的愛情為青年男女的「必至之情」，反對封建衛道士說西廂記是「淫書」，這是很大胆的，超越了當時許多評點家。第二，

他高度地評價了西廂記的藝術價值，認為西廂記的好處就在于它的藝術描寫能給人們以充分的美的享受。從美學角度評價西廂記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他重視藝術創作規律，精辟地、具體地分析了西廂記藝術描寫的真實性，總結了西廂記的創作經驗。所達到的深度也超越了前人。

同歐洲戲劇相比較，中國戲曲形成較遲，到了十三世紀以宋元南戲和元雜劇的出現，標志着中國戲劇文化進入了成熟期。但它一經形成就以它強烈的人民性和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民族特色為中國戲曲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到了十六世紀中葉，我國戲曲歷史已經進入了第二個繁盛時期，與此相應，戲曲理論批評也以嶄新的姿態發展起來。大約從明嘉靖、萬歷到清初這一時期裏，出現許多有成就的戲曲理論批評家和有價值的戲曲理論著作，金聖嘆及其評點的西廂記就是其中之一。這些著作雖然還未能達到體系性的、完整的理論高度，但它們却是在我國傳統美學思想和豐富的創作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和很多精辟的見解，為發展我國的民族

戲劇理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覺得我們對我國的古典戲劇理論研究得還很不够。象金聖嘆這樣的文藝批評家還沒有給他以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歷史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感到曉航同志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他翻閱了不少金批西廂版本，對它進行校點，這將會有助於這部作品的普及和對它進一步的研究。

郭漢城

一九八四年四月

前言

自從王實甫《西廂記》問世以來，以它犀利的思想鋒芒和瑰麗的藝術魅力，在中國晚期封建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不少著名的文學家、戲劇家，如徐渭、李卓吾、湯顯祖、王驥德、凌濛初、金聖嘆等人，都把它作為古典戲曲中的典范，採用評點形式闡述這部偉大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在西廂記各家的評點本中，刊刻最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應該說莫過於金聖嘆評點的西廂記——《貫華堂第六才子書》（以下簡稱「金批西廂」）了。但是三百多年來，人們對「金批西廂」的評價一直是衆說紛紜的。有人贊譽它說：「聖嘆之書，無不切中關鍵，開豁心胸，發人慧性者矣。西廂為千古傳奇之祖，聖嘆所批西廂又為傳神之祖。」（《箋註第六才子書釋解》原序）也有人詆毀它，說金聖嘆「評書儼佻刻薄，導淫誨盜」（毛豐臻《一亭雜記》）。解放后三十多年來，曾多次對「金批水滸」進行了廣泛、認真地討論，對「金批西廂」

亦畧有涉及，也全都是肯定和否定各執一端。在把這部「金批西廂」校點本奉獻給讀者的時候，筆者想對「金批西廂」的成就和缺陷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正於讀者和同道，并對校點工作做一些必要的說明。

一

金聖嘆原名采，又名喟，字若采，後改名人瑞，聖嘆是他的別號，蘇州府長州（今江蘇吳縣）人。生於明萬歷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少年時補長洲博士子弟員，因年終考試文章「怪誕不經」，而被革除學籍。後來又應科試，以優異成績「舉拔第一」，補吳縣庠生。他沒有担任過官職，一生以評書衡文、設座講學為業。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因參與揭發貪官污吏的抗糧活動，而陷入轟動江南的「哭廟案」，旋被清廷殺害，時年五十四歲。

金聖嘆一生著述甚富，在他的族兄金昌為他刊刻的《第四才子書杜詩解》裏，附有《唱經堂遺書目錄》，其中分「內書」和「外書」兩個部分，共計不下三十餘種。

他將《離騷》《莊子》《史記》、杜甫詩、施耐庵《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依次命名為六才子書，準備逐一加以評點，然而事未竟而罹難。流傳下來的著作，除人們所習見的他評點的《水滸傳》《西廂記》之外，還有《唱經堂才子書滙稿》《沉吟樓詩選》《金聖嘆尺牘》等。其中以「金批水滸」、「金批西廂」最負盛名。

由於金聖嘆是被清王朝當作叛逆而殺害的，關於他的生平官書史志很少記載。當我們要了解他的一生活動時，可資參考的材料並不很多。我們祇能根據後人為他所作的簡短的傳記和評述，以及他的詩文等，對他的一生作一簡畧的勾勒。

金聖嘆世居蘇州憇橋巷。他有一子三女，子名雍，字釋弓。金聖嘆童年時，家境已開始衰落，自謂：「門祚單薄，自幼時親屬凋喪至多。」然而青少年時期的金聖嘆，大約對生活還充滿了憧憬，如他在《秋蘭篇》中流露的那種安逸自得的心緒：「秋蘭綠葉紫莖，照水一何分明。水上芙蓉并蒂，花下鴛鴦麗情。花亦萬歲不謝，鳥亦千年不驚。賤妾與君一室，共樂仁王太平。」他竟幻想着「芙蓉并蒂」、「鴛鴦麗情」的

美好時光，千秋萬代永世長存。他向往為封建王朝獻身的情狀，亦見於他早年的詩文，如他在《日昇歌》中表達的：「登山望朝陽，丹鷄無端鳴。燭龍全身驤，光華未離海，其勢照萬方。此物如可攬，持用獻君王。」這種忠君濟世的情懷，已躍然紙上了。但是到了他的中年和晚年，即他一生大部分時光，是在憂患貧病中度過的，他的詩篇也隨着愈來愈沉郁了，摻合了血和淚。明末清初的戰亂和動蕩的生活現實，給他的家庭和親友帶來很大不幸。他的弟弟妹妹都是在戰亂中離散的，當他聽到他的妹妹「弄璋」的喜訊時，竟難作苦樂：「亂離存舍妹，艱苦得添丁」，「造物真輕忽，翻歡作淚零」（《外甥七日》）。當他想到飄泊在外的弟弟時寫道：「舍弟西風裏，流離數口家」，「火食何由得，兒童那不諱」（《憶舍弟》）。他和他的妻子也處在貧病交迫的境遇之中，這在他的詩文裡更時有流露。如在《婦病》這首詩中所寫的：「婦老周旋久，呻吟入性情。貧窮因諱疾，井臼且傷生。夫子漸衰暮，兒曹全未成。百端寒熱裏，悞汝一身嬰。」他在病中常常為同窗或摯友送來的一點魚餚醬醋之類，而感慨揮毫，如

他寫的《道樹遣人送醬醋各一器》、《病中承貫華先生遺旨酒糟魚各一器寄謝》，表達了他對友人餽贈的感激心情。在《水滸傳》、《西廂記》的批評中，亦常見「苦因喪亂，家貧無資」一類的感嘆。

他的交游沒有顯赫的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在他的詩文中提到的韓住（字嗣昌，號貫華先生）、王伊（字學伊，號道樹）、他的族兄金昌（字文長，號翁，法名聖爰）等人，都是沒有功名的布衣士子。祇有給他資助最多和他關係最為密切的王斲山，根據邵寶撰寫的其父王文恪的墓誌推測，可能是昭聖皇后的外甥。除此之外，他經常出入之地就是廟院寺觀了，曾與不少僧道結識。他對佛、道的態度不是愚昧的信仰膜拜，而是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去追索的。從他的詩文看，他一生的興趣，除評書衡文外，就是研讀佛經道藏，如《唱經堂遺書目錄》中的不少篇目，是有關佛學、道學的著作。他晚年評點的《西廂記》，更可見到佛道思想對他影響之深。

金聖嘆的性格豪放不羈，他恃才傲物，目空古今，常以聖賢自比。後人說他「個

儻高奇，俯視一切」（廖燕《金聖嘆先生傳》），「遇貴人輒嬉笑怒罵以為快，以是大吏頗憾之」（蔡巧因《金人瑞》）。從個人因素上看，他的不幸遭遇是同他這種個性有關係的。這一點後人看得很清楚：「金聖嘆憤時傲世，然遇理所不可事，則又慷慨激昂不計利害，直前蹈之，似非全無心肝者，亦是而得殺身之禍。」（邱煒園《菽園贅談》）但在客觀上究竟應該如何認識金聖嘆在哭廟案中被害的性質，有人把他看作是徹頭徹尾的「反動封建文人」，認為他的被害祇不過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場誤會」，固然不可；也有人認為他的被害同他的「反清復明」思想有關，這種看法同樣缺少事實根據。從金聖嘆的現存詩文看，他的思想並沒有也不可能超出封建傳統儒學的思想範疇。對封建社會的局部動亂，他確認是「亂自上作」，是「官逼民反」，對受壓迫羣衆的反抗鬥爭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是從總體上看，金聖嘆並不反對封建制度，不可能贊同農民起義，他的政治理想依然是合乎儒學規範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太平盛世。「太平天子當中坐，清慎官員四海分。但見肥羊寧父老，不聞嘶馬動將

軍。」（《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七十回）道出了他的理想社會藍圖。這和前面提到的《日昇歌》中表現的忠君濟世思想，以及明亡後他在「春感八首」裏表達的，他對順治感恩知遇、誠惶誠恐的心情是一致的。在這裏我們看不到他對兩個封建王朝明顯地異眼看待。同樣，他在《水滸傳》的批語裏表達的對貪官污吏的憎惡，同他在抗糧事件中揭發吳縣縣令任維初的劣跡，表現的為民請命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因此，他在哭廟案中被殺害的性質，既不是反清復明，更不是清王朝的誤殺。我們對古人不應苛責，僅就金聖嘆敢于觸忤暴政、勇于為民請命而被殺害這一事實來說，即很值得同情和贊賞。

我們對金聖嘆的評價，主要應從他作為一個評點家對人民的貢獻來評定，從這一方面看，金聖嘆不失為一位杰出的人物。首先他的精神是值得稱道的。金聖嘆不僅承擔着物質生活的重壓，由于他的思想不為封建社會見容，同時還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他在四十歲時寫道：「其書（《童壽六書》）一成，便遭痛毀，不惟無人能讀，

乃至反生一障。」（《南華制字》）五十三歲時更加憤然地寫道：「一開口而疑謗百生，或云立異，或云欺人。」（《葭秋堂詩序》）貧困和誹謗都沒有使他折腰，他依然堅持不懈地「黽勉著書」，「日夜矻矻，鬢髮為之儘白」。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不忘他的著述，在他赴難前交給他的族兄金昌的《絕命詞》中說：「鼠肝蟲臂久蕭疏，只惜胸前幾本書。雖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何如。」這種精神是很可贊嘆的了。其次從他評點的成果看，他的一部分著述散佚了，一部分著述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視。僅就人們熟知的「金批水滸」和「金批西廂」來說，以他自立的格局，細緻的批評，在中國文學批評史、戲曲批評史中獲得了不容忽視的地位。同時由於他的批評而使《水滸傳》和《西廂記》這兩部偉大作品得到廣泛流傳，在封建社會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金聖嘆被清王朝殺害了，但是作為一個為民請命而赴難的義士，為人民留下了寶貴精神財富的文藝批評家，人民不會忘記他。蘇州滸關陽山東麓有一座土地廟，其中

有十八個塑像，衣冠各異，故老相傳即哭廟案中「同難者之像」，「初因民避禍，詭稱馬王廟」（《吳縣志》卷七十九）。蘇州城外五峯山下原有金聖嘆墓，現已荒蕪不見了。

二

從明嘉靖、萬歷年間到清康熙年間，是以昆曲為代表的傳奇發展的繁盛時期。在這個時期裏，戲曲理論、戲曲批評都得到了闊步的發展，一時名家輩出，理論批評的空氣十分活躍。人們對《西廂記》的研究，已成為這一時期戲曲理論批評的重要內容之一。金聖嘆對《西廂記》的批評與諸家相比較，無論就其所持的理論深度，分析問題的細緻性和接觸問題的廣泛性，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對戲曲批評做了重要發展。

金聖嘆是一位專業的文藝批評家，他對文藝批評的目的和意義有獨到的理解，對文藝作品有卓越的鑒賞力。他認為「書」有巨大的思想力量，這種力量能够對社會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他說：「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後世者，則必書也。」（序二，留贈後人）又說：「一日成書而百年猶在，且能家至戶到，無處無有之者。」

在曹雪芹《紅樓夢》尚未問世之前，中國古典戲曲小說數以千計，金聖嘆唯獨選中了《水滸傳》和《西廂記》這兩部偉大作品進行評點，看到了它們的思想力量和藝術力量「必能至于後世」，我們不能不贊嘆他的眼力。如果說完成于明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的《水滸傳》評點，已經表現了一個批評家的巨大才能，那麼完成于清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的《西廂記》評點，他的思想和理論見解則更為成熟了。在金聖嘆之前，《西廂記》已有不少名家的評點本，但是他認為這部偉大作品的價值還沒有被充分地揭示出來，它的意義還沒有被人們普遍的認識。更為令他氣憤的是《西廂記》還在遭受封建衛道士的踐踏和誣蔑。于是他自創新的評點格局，「盡智竭力」地加以評點，用它「留贈後人」，發揮它更大的社會影响。

「金批西廂」的成就就是十分顯著的。首先，他對《西廂記》的思想傾向，給予了熱情的肯定。明中葉以來，一些進步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宣揚的與封建理念相對立的「情」，已經成為一種具有一定衝擊力量的進步的社會思潮。這種思潮反映在戲曲領